情满戈壁

■韩 莹

美丽家庭

在西北戈壁深处的这处绿洲，学校、医院、邮局、银行、商店、体育馆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。战略支援部队某旅一级军士长唐武祥一家就住在这里。

“我和晓华1995年结的婚，丫头雨薇明年就大学毕业了。”提起自己的小家，唐武祥嘴角露出欣慰的笑意。

先进事迹报告会结束后，唐武祥与妻子唐晓华在会场合影留念。 作者提供

一

那天，夏日的阳光洒进唐武祥家的客厅，将墙上的全家福照得格外鲜亮。

“我和老唐都姓唐，我俩常开玩笑说，我们五百年前就是一家！”军嫂唐晓华笑着说。

组建家庭后，唐武祥一家一直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。唐武祥每次去执行任务前，唐晓华总会给他做一罐辣椒酱放进背包。唐晓华做的辣椒酱味道好，色泽也鲜亮，唐武祥的战友们尝过后都对她的手艺赞不绝口。

唐武祥知道，婚前从没下过厨房的唐晓华能把辣椒酱做得这么好吃，全是为了他。唐武祥是四川人，爱吃辣。唐晓华担心唐武祥外出执行任务期间的伙食不够辣，就学着做辣椒酱。

唐晓华的贴心，唐武祥都记在心里。每次结束任务回到家，唐武祥也不闲着，揽下了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等大小家务。

这些年来，唐武祥和唐晓华之间一点一滴的美好回忆虽简单朴素，却格外甜蜜珍贵。

二

婚后第一年，唐武祥休假回家，看到唐晓华为了干农活，手上磨出来一层茧，鼻子一下子酸了：“她以前哪受过这种苦！”

两年后，适逢服役政策调整，看到陆续有战友转业，唐武祥内心有了一丝动摇。

那段日子，唐武祥常往家里打电话，说的都是退伍的事。对唐武祥的心思，唐晓华怎会不清楚？为了让唐武祥断了这个念头，唐晓华撂下狠话：“我在家里不论多辛苦都一声不吭，就是为了让你能安心在部队工作。你如果真的为了我退伍，回来后我们就离婚！”

唐晓华的话震动了唐武祥的心。他心中既有对家人的歉疚，也有对部队的不舍。这些复杂的情感，妻子全都理解。他怎能辜负妻子的苦心？此后，他扎根军营的心再也没有动摇过。

2001年，不到1岁的女儿雨薇突然生病。唐武祥当时正在执行某项重大任务。任务工期节点将至，少一个人就可能影响整个工程进度，更别说身为技术骨干的唐武祥了。掂量再三，他决定再等一等。直到任务完成，他才匆匆踏上回家的路。

陪伴家人几天后，唐武祥又要返回部队了。他的心里五味杂陈。

“这里有医生呢，你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赶紧回去吧！”唐晓华宽慰道。返回部队后，唐武祥又投入新的任务中。那次任务艰巨漫长，等唐武祥再回家时，女儿已经两岁多了。

为了能让唐武祥安心工作，唐晓华鲜少向他提及生活里的“沟沟坎坎”，独自用柔弱的肩膀默默扛起了整个家。“他选择了部队，我选择了他。戈壁比不上繁华的都市，但在我和女儿看来，只要能跟老唐在一起，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。”唐晓华看向唐武祥，四目相对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三

女儿雨薇从小喜欢音乐。那些年，每到周末，唐晓华就会送她去学钢琴。

一次，唐武祥完成任务后回家，正赶上母女俩要去学琴。唐晓华知道唐武祥那些日子在单位一直连轴转，便让他先回家休息，可唐武祥执意要陪她们一起去。

“到了钢琴老师家，女儿在书房学琴，老唐就在客厅等着。坐在沙发上没几分钟，呼噜声就响起来了，跟丫头的钢琴声‘一唱一和’的，听得我又好笑又心疼。”唐晓华笑着回忆道，眼中却泛起了莹莹泪光。她明白，唐武祥平时陪伴女儿的机会不多，他再累也不想错过陪伴女儿的机会。

2017年，唐武祥一家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评选为“全国最美家庭”。这份荣光背后，还有着不同寻常的付出。

2009年，唐武祥回家探亲。唐晓华的弟弟此前一直在资助一位贫困学生。那段时间，为了给父亲治病，唐晓华的弟弟花了不少钱，眼看就无法继续资助这个孩子了。唐武祥和妻子合计，与弟弟一起承担这名学生的上学费用。自那以后，陆续又有3个孩子在唐武祥和唐晓华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学业。

2016年，唐武祥无意中听说，一位战友单位驻地有一些家庭缺少过冬衣物，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唐晓华。唐晓华很快开始筹划义务捐助活动。“虽然能力有限，但我们还是想尽最大努力帮一帮那些家庭。”唐晓华说。

今年“八一”前夕，中央宣传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位“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”，唐武祥位列其中。这天，唐武祥夫妻俩也难得团聚在一起，两人将这个好消息通过视频告诉了在外地上学的女儿，一家人传来阵阵温暖的笑声，格外动人……

那年那时

老兵『浪漫』

■肖朵朵

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肥得滴油的老腊肉，掐头去尾的小虾干，雪白的荸荠，金黄的玉米粒……这些食材都被奶奶切成细细密密的碎丁，再将一碗金黄的鸡蛋液均匀地浇在上面。接着，奶奶拿起一双毛竹筷子，不停地搅拌，直到筷尖挑起的碎末之间能牵连起细丝，才用手窝出一个个拳头般大的狮子头，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竹匾上。

这些狮子头会在桃树下、小河边、春光里晾一个上午。奶奶说，这是她老家苏北农村的习俗。等到微醺的春风和腥甜的水气浸润了整个狮子头后，奶奶会将它们在热油里塑形，再燃起一整根老松木根熬煮这些狮子头一个下午。暮色降临的时候，家里就会飘起一缕淮扬狮子头的鲜香。

这是我的记忆里，奶奶唯一与“浪漫”有关的画面。除此之外，奶奶的形象从未这样优雅从容，从未这样令我着迷。

自我记事起，奶奶就和普通农妇一样有着敦实的身子、黑黑的脸庞。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她那与身材比例看起来不协调、蒲扇般的大手。

奶奶是孤儿。那年，她和村子里的五六个小姑娘一起，参军入伍，当了护理员。

那时的她，浑身都是力气，每天把一大筐一大筐的绷带担到河边去洗。绷带都是伤病员用过的，上面沾满了凝滞的黑色血块，得用大棒槌捶上百十下，才能洗褪一些。捶完后的绷带留下大大小小的印迹，需要上手用力搓，用指甲一点点抠。奶奶说，夏天的时候，密密麻麻的绿头苍蝇会围着她嗡嗡乱飞；冬天的时候，手掌被冻得全是口子……

我儿时曾捧着奶奶那双布满厚厚老茧的大手，翻来覆去地看，惊叹不已。奶奶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那些伤病员有的截肢没麻药，有的感染发烧没有青霉素。我们护理员都恨不得长出四只手来抓紧洗绷带、煮绷带、晒绷带，让伤员哪怕少一分感染的风险也好……”

奶奶说，那时候大家干活的劲儿可足了，情绪低落的时候总有人带头唱歌鼓劲，也有人刷标语激励斗志。奶奶还说，很多战士空闲时间帮她们担过绷带，捶过绷带。我笑着问她：“爷爷帮你担过绷带吗？”大嗓门的奶奶此时难得没有话说，只是害羞地笑笑。我没有问到答案，或许答案已飘散在风中。是啊，奶奶年轻时都在战火纷飞、颠沛流离中度过，她怎么可能浪漫？我想，她或许连浪漫的爱情都没有经历过，就嫁给了我爷爷。我只能在黄昏的光影中，想象爷爷担着满箩筐绷带，奶奶拿着大棒槌，两人一起走在温暖的春光里。

那年，奶奶在组织的支持下嫁给爷爷，后来又跟着爷爷一起回到江西老家种地。慢慢地，奶奶在这里扎下根来，除了养育一大家子人，还渐渐融入陌生的村庄并获得大家认可，被推举为妇女主任。

奶奶当妇女主任，我一点儿也不开心。记得那个初夏，表叔担了两箩筐生产队的梨路过我家，看我骑在门槛上玩，就悄悄拿了一个小梨给我，还叮嘱我：“你奶奶眼睛尖，千万不要给她看到了。”结果，我去压井水洗梨的时候，奶奶的大嗓门在我的头顶炸响：“这是公家的，等队里分到我们家，才好吃，才吃得安心。”奶奶最终把我的小梨拿走还回了生产队。大家都说奶奶太较真了，小孩子吃点东西不必计较。当然，也有人说，奶奶不愧是部队里培养出来的，做事有分寸。这分寸，是“公”和“私”的泾渭分明，比尺子还精准。

部队是个大熔炉，奶奶其实只是部队里最普通的兵。她叫刘新，名字是入伍的时候部队给取的。她自年轻时离开江苏老家，一生没有再回去过。她这块最普通的铁石经历了部队的磨炼，带着“兵”的觉悟、作风和精神，支撑起一个家，影响了她周围的许多人。

奶奶走后，我常想起那些关于她的画面，或粗砺，或浪漫，如厚重的泥土一样，一直滋养着我……

家庭秀

小小的火箭
是我五彩斑斓的梦想
在迷彩的世界里
乘着你和我的目光
升空 远航
爸爸，你看见了吗？
它奔去了
去见那最遥远的星光

屈荣富配文

定格 周末，陆军某团干部马君雄的家人来驻训地看望他。图为马君雄和儿子享受团聚时光的温馨场景。

董 超摄

冷暖挂娘心

■吴 超

家 人

那天晚上，连队已经吹完熄灯号许久。我小声走进储物间，借着皎洁的月光，拾掇回家的行囊。手机此时刚刚开机，未接来电提示接连闪现，是母亲打来的。我急忙回拨过去，被母亲一通埋怨：“听你爸爸说你明天回家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……”母亲虽责怪我，但语气里难掩喜悦。

母亲的话，让我心里有些内疚。其实，我并没有忘记告诉母亲自己即将休假。

那年底，我顺利留队，当上了班长。为了能更好地完成工作，我将休假时间定在了下半年。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，她欣慰地说：“这是单位信任你。你先把工作干好，晚点再回家。”不久后，连队为了锻炼我们的带兵能力，举办了新训骨干集训。我再次告诉母亲，暂时不回家了。母亲还是那句话：“安心在部队工作。”后来，我在与父亲聊天时才知道，母亲为了迎接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，把我的房间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，还换了新书桌、新衣柜。这一次，为了避免她的期待再次落空，我决定回家前再告诉她。

当晚，我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塞北一路南下。清晨，当我拎着行李打开家门时，一阵暖意扑面而来。父亲说，母亲连夜给我收拾好房间，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烧炉。怕我晚上睡觉着凉，母亲还特意在我床上放了两床被子。

这让我想起，留队那年，由于原定的休假时间推迟，为了见我一面，父亲和母亲千里迢迢从老家赶来部队。

那天，父亲和母亲一下火车就被冻得满脸通红。见面的那一刻，母亲含着泪问我：“这儿怎么这么冷，这两年多你肯定吃了不少苦吧！”

后来，我带他们参观我的宿舍。宿舍里，一排排暖气热得发烫，整个屋子被烘得暖洋洋的。母亲看了看我的双手，确认没有长冻疮后，掏出一包红辣椒干说：“看来，我给你带的‘秘方’怕是用不上了，但用不上才好哩！”说完，她就要将辣椒放回包里。我从母亲手里抢了过来：“用得上，等我回头给新兵们也试一试您的秘方。”

以前上学时，一到冬季，我的双手就长满冻疮。在试过各种方法后，母亲终于找到了适合我的偏方：用开水泡红辣椒的蒸汽嘘手。从那以后，每年入冬前，母亲都会准备很多晒干的红辣椒。

我告诉母亲，这几年，我经过锻炼，身体越来越耐寒，双手不再像以前那么脆弱了；单位还有从南方来的新兵，他们一定用得上。

母亲这才欣慰地说：“你离家的时候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现在不仅身体强壮了，还当上了班长，学会照顾人了！”那次来队，父亲和母亲只住了两天便匆匆回家了，他们不希望影响我训练。

如今，我从军已近10年。每次休假回家，心情依然非常急切。因为在那个永远充满温暖、充满爱的港湾，母亲一直在等着我。

剪 报

■李 培

说句心里话

我收假归队那天，父亲将一本厚厚的剪报集拿给了我。

“带着吧，兴许还能用得上。这是我和你妈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优秀报道，你多看看，就算要离开部队也别把这几年练成的本领丢了。”父亲说。父亲成长于军人家庭，他的兄弟姐妹也都一身戎装。对部队有着深厚感情的他，自然希望我能够长期服役。但由于常年训练积累了许多伤病，我只能遗憾地转身。

“爸，行李箱放不下，我就不带了。”我顺手将那本剪报放在门口的沙发上。这时，一张塑封纸片从集子里滑落。我捡起一看，是一张报纸复印件，上面还有父亲手写的一行小字——“儿子能在中央级媒体发稿，值得骄傲，希望他能保持创作的热情，认真写下去。”这篇稿件是我第一次在纸媒上发表的稿件。当时，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值得纪念，便在朋友圈分享了文稿电子版链接。这张报纸，一定是父亲看到我发的信息后，特意去买了报纸，塑封保存下来。

“这张剪报放错地方了。”父亲见我盯着稿件看，连忙跑回房间，又拿出一本更精致的剪报集。“我后来又专门做了这本集子，里面有你这些年发表的稿件。刚刚掉出的那篇文章塑封以后忘记放进来了。”原来，我发表的稿件，父亲一直在认真收集。

更令我意外的是，连我偶尔发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，也被父亲打印出来，粘贴在集子里。

“也不知道你都往哪些刊物投稿，我就把几份国防军事类报纸都订阅了。这几年，我和你妈最开心的事，就是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。”说到这里，父亲自豪地笑了。

父亲母亲年纪渐渐大了。这些年，他们视力下降得厉害，每天通读报纸一定很吃力。想到他俩戴着老花镜读报的场景，我心里涌上一阵酸涩：“爸，我还是带着这两份剪报集吧，不忙的时候翻看一下也挺好。”

父亲听了我的话，眼睛瞬间亮了许多，仿佛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，又好像我带走了这两本剪报集，我们父子的距离感觉就更近了。

“我走啦，下次再发表文章，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别再那么费力地查报纸了。”我向父亲挥手告别，转身拭去正悄然流下的泪。

休息时，我经常翻看这两本剪报集。它们在身边，就好像父母的关爱一直萦绕在我身旁。而我，也会一直写下去，为自己，也为两位一直默默关注我的“读者”。

本版投稿邮箱:jbjrjt@163.com